

老蒋

冯渊

雨伞的,除了老蒋,再没见过第二个。他真是一个连鬼都不怕的人。

还有一次,快到村口,“八月桂花遍地开”刚唱完,队伍快散了。不管走的、跑的,都有些意兴阑珊。这是水稻拔节的时候,水田边有十几只母鸡在吃虫子,看样子是辛浦老屋的鸡。突然,老蒋狂奔起来,冲进鸡群,母鸡扑棱棱飞进稻田,飞到辛浦老屋的竹林里,有一只呆的,被他捉住,将脖子一拧,扑腾着的鸡立刻就不动了。他拎起鸡冠,扯去鸡脖子下的毛,低头咬了一口,对我们说,你们回家就是从黄鼠狼嘴里夺下来的,都听好了,不要胡说!

他的独眼闪着精光,鸡血糊在黄色的牙齿上,真像一只黄鼠狼。队伍默然四散。回到家里,我眼前还是那只掉了队的母鸡扑腾翅膀的样子。他们家厨房里飘出鸡肉的香味,勾不起我的馋虫。这个秘密藏在我肚子里几十年。

我也常常害怕掉队。老蒋不时发布命令,说,我们的队伍要整顿纪律,每个人要缴两分钱“会费”,不缴钱的,我不带他玩。

我本来并不常跟他玩,但他俨然代表了村一级组织,被他开除,我就落单了,我总不能一直跟素珍那些女孩子一起玩。思前想后,我偷偷打开祖父的账盒,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木匣子,放着队里的工分本,祖父的印章。里面总有几枚硬币,五分的我不敢拿,太大了,一分的,我拿了一枚。将这一分钱交给老蒋时,我心里很忐忑,他本来通知我们要缴两分钱的。老蒋并不计较,劈手抢过去,放进兜里。他是一个连一分钱都十分珍惜的人。

回来的路上,我想,四旺、二孬、节庚,都是他的堂弟,肯定不用缴钱。竹根力气大,有他的一帮兄弟,也不会缴。我的弟弟才两岁,而且我没有堂兄弟。

我不敢将这些事告诉祖父,真告诉了,祖父估计也不会为这一分钱跟他对质。即便对质,老蒋肯定会说没有这回事,他高门大嗓,嚷嚷出来,我偷拿钱的羞耻感会更强烈。就这样一忍再忍,我被胁迫缴纳了十来次“会费”。

长大以后,谁还会说这种事呢。如果我今天跟老蒋笑着提起,他肯定会说,你真小心眼,喏,还你一毛钱,好吧?

不是钱的事,是偷开祖父账盒拿钱的羞愧感一直折磨着我。还有,只有几个势单力薄的人屈从了他的权威,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人一生不知要被逼迫做多少自己不想做的事,每次做了都会倍感羞辱,找理由开脱就更觉可耻。每逢这样的时刻,我就恶作剧似的回想自己怀揣一分钱颠颠跑去找老蒋的光景。或许是一开始我就错

了?一开始我就该拒绝他。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、坦荡、无畏的人,无论何时、何地,都是这样的人。

小时候,老蒋几乎是我的阴影。长大了,老蒋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。我读书升学,到他乡生活,返乡时我客客气气喊他三狗叔。老蒋的故事,我只能从母亲的闲谈里听到。

“三狗会跑。”母亲总是这样开篇。“他人瘦腿长,一夜能跑五十多里地。沿着武昌湖,能从茅庵跑到老雅滩。”

“他疯了,晚上跑这么远的路?”

“他追兔子。”

武昌湖北岸多丘陵,兔穴密布。有人用铁夹捕兔子,这种套兔子的铁夹跟老鼠夹差不多,用的铁丝和弹簧更粗,不同的是需要用铁签固定在地上。晚上布好夹子,白天去捡不小心误入陷阱的兔子。用铁夹逮野兔靠天收。老蒋带着两条狗追兔子,主动出击,收获更多。

专业猎兔的狗叫灵缇,没有一只野兔能逃开它的爪子。但这种狗的喂养成本很高,老蒋用不起,他喂的是两只黑色的土狗。老蒋没事就去村里杀猪店捡碎骨、肉皮和一些残破的内脏。他先将狗关起来饿上一两天,然后将带血的下脚料扔给狗吃。待狗对血腥的东西产生了稳定的兴趣,再延长饥饿时间,扔给它们兔头兔脚。狗偷吃了血食,他就厉声叱骂。狗叼住了扔出去的兔头,他就走过去,将两条狗搂在怀里亲。很快,两只土狗就被他训练成了灵缇。

“四旺、二孬都学了木匠,节庚也学了电工。他一只眼睛不好,学手艺不行。儿女多,家累重,只能靠两条狗跑。队里开会,大家抽烟、聊天,他就打瞌睡。他太缺觉了,坐在凳子上就睡着了。”

大多数夜晚,他不睡觉。他们仨的奔跑像风刮过了山野。兔子闻风出洞,它们转动耳朵,这时的风中还没有血腥气息,只是静止的空气被搅动了,草籽颤动,湖水泛着涟漪。有的兔子见多识广,退回洞窟,抱着一窝幼崽,温柔安眠。有的兔子想,都夜深了,得出来找点吃的。空气是清甜的,草和灌木在静静呼吸。

暗夜里,枞树林边,小山包上,猫头鹰在呼啸,水鸟在湖里咕噜噜低鸣。一切活物都出来了,连最微小的萤火虫也在草丛里飞舞。有时还能迎面碰上夜鸟,扑棱棱掠过老蒋头顶。

“三狗是真精明,”母亲说,“他专门从兔子洞边挖来带气味的土,还有兔子屎,跟粘着血的兔子肉一起,给饿了两天的狗吃。”

兔子不吃肉,像猫一样喜欢洗脸,没什么气味,但是它们的大小便气味浓郁。两条狗现在能闻出远处兔子的气息。它们无声无息,像黑色的闪电,掠过湖边的山岗。

等兔子闻到狗的气息时,一切都晚了。两条狗略微分散,有时一前一后,有时一左一右,形成夹击。等老蒋也能看到兔子时,兔子就陷进了包围圈,老蒋开始呐喊,狗也发出低沉的吼叫。兔子有时停顿,有时急转弯,有时跳跃,但终究不是狗和人的对手。最后,两条狗争着抢着,将战利品贡献在老蒋的面前,老蒋露出难得的微笑,那只独眼也眯成了一条缝。

运气好的时候,一晚上收获三五只。卖给专门收野鸟野兔的人,约莫有小百元的进账。如果坐小轮直接送到安庆城里,那可是普通上班人小半个月的工资。这说的是1990年代的事。

老蒋靠着夜跑,将三个女儿体体面面地嫁了出去,又给唯一的儿子娶了媳妇。他的堂兄弟在几百、几千里外的他乡打工,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奔跑,能照顾老人孩子,还能有跟他们差不多的收入。这让他很自豪。

后来,政府要保护野生动物,不准打鸟套兔子,老蒋骂天骂地,奈何胳膊拗不过大腿。好在孩子都已成人,他可以歇一歇了。

最近一次看到老蒋,我简直不敢认他。两条腿外八字,膝盖弯曲,总像是坐在凳子上,其实屁股后面是空空的。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加上半月板损伤,让他只能弓腰屈膝挪动脚步。他面部黧黑,那只小时候就坏了的眼睛倒没什么,剩下的独眼也岌岌可危。他不大能认出我。我说三狗叔,我是永伢呀。他哦哦了两声,硬抬起头,盯着我看了很久。我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认出我来。

那个风一样奔跑的老蒋,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蒋,彻底消逝了。

我们都老了,只是他先将老的一面猝然呈现在我面前,告诉我:迟早有一天,大家都会龙钟迟缓,都会在岁月的尘埃里低头,低得像一粒微尘。

